

鎢 矿

塞薩·瓦叶霍著

梅仁譯







鴿 矿

〔秘鲁〕塞萨·瓦叶霍著

梅 仁 译

作 家 出 版

一九六三年·北京

César Vallejo
EL TUNGSTENO

封面画：張守义

錫

矿

书号 1719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内大街320号)

字数76,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4³/₈ 插页2

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200册 定价(3) 0.38元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前 言

拉丁美洲是印第安民族的老家。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侵占了拉丁美洲，进行了三个多世纪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对土著印第安人残酷地屠杀、掠夺和奴役。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各国相继摆脱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但是政权又完全为各国土生白人地主阶级所掌握，他们同西班牙、葡萄牙贵族一样，欺压印第安人。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美帝国主义逐步侵入拉丁美洲，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给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在政治上原来处于无权地位的印第安人，自然也就更加受到他们的压迫和蹂躏。四百多年来，印第安人由于被屠杀受压迫受奴役的结果，今天在有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几乎已经绝迹，但是，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的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印第安人以及印欧混血种人，今天仍然占着人口的大多数。在这些主要居民为印第安人的国家里，它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真实地描绘出印第安

人苦难的生活以及他們反抗本国和外国剝削者的斗争。这个文学流派称为“印第安文学”。秘魯共产党员作家塞薩·瓦叶霍的这本中篇小说《鑛矿》，就是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一部重要作品。

《鑛矿》初版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秘魯发生的事情，是“印第安文学”中比較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这一流派中广泛为国外所知的少数几部作品之一。更值得指出的是，同类作品中很多都只是反映了印第安人同本国白人統治階級的矛盾，而《鑛矿》則譴責了美国壟斷資本集团及其在秘魯的走狗对印第安人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并以列宁在俄国所領導的无产階級革命运动为榜样，号召被剝削被压迫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代表买办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动政府的統治。这一点，在当时拉丁美洲的文学中，可以說是十分可貴的。

作者在小說的一开头，就醒目地說到美国老板的“矿业公司”攫取了秘魯山区的一个鑛矿。他們和他們的代理人去到那个地区，受到当地印第安民族索拉斯人的友好接待和帮助。但是，这批外国来的白人“朋友”，立刻就露出了强盜和凶手的真正面目，开始殘酷地掠夺他們，欺压他們，最后甚至全部消灭了他們。当地的政府当局，像奴才似地对美国壟斷資本家曲意奉承，把搜捕来的无

辜的土著居民送往矿区充当劳工。作者对美国壟断资本家和秘魯的省长、市长、法官、警官、神父、大地主、替矿区供应劳动力的人贩子等等骑在人民头上的剝削者的狡詐、貪婪和殘暴，以及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撻。他以充滿同情的笔調，对遭受压迫蹂躪的印第安人的悲慘生活和他們内心对白人統治者的仇恨，作了細致入微的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描繪。作者也塑造了塞尔万多·瓦卡这个先进的印第安工人的形象。瓦卡参加了新組織起来的工会，接受了受压迫受剝削的劳动人民应该團結起来以实际行动进行斗争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的推动，他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对凶暴的反动統治者和外国资本家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他在印第安弟兄受到反动統治者的殘害时挺身而出，领导群众进行反抗。这一孤立的和自发的抗議行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他又去到矿区，开始作启发工人和組織工人的工作，准备从事进一步的斗争。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革命風暴的鍛炼中，瓦卡将日趋成熟，成为一个有經驗的革命者；人們也有理由同作者一道，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像他这样的工人斗争的积极組織者的身上。

作者塞薩·瓦叶霍于一八九二年生于秘魯北部安第斯山区自由州的圣地亚哥·台·楚科，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他在当地上了小学，后来到該州的瓦馬楚科城念中学。一九一三年，进入自由州首府特

魯希略城的自由州大學哲學文學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在特魯希略城作中學教師。後來，他到了首都利馬，當了新聞記者，開始寫作，過着貧困的生活。一九二〇年，他曾因為思想進步被捕入獄四個月。一九二三年他離開秘魯到了法國，以後就一直在歐洲流亡。一九二八年，瓦葉霍訪問蘇聯。這次訪問對他的思想有巨大影響，後來他出版了一本訪蘇遊記。西班牙內戰期間，他曾和西班牙人民並肩作戰，同佛朗哥的法西斯軍隊作鬥爭。一九三八年，瓦葉霍在巴黎病逝。

瓦葉霍主要是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散文作家。他的詩作早期受到法國的象徵派和本世紀初西班牙語詩歌中風行一時的現代主義的影響。但是，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他特別善於傾吐印第安人的悲哀和痛苦，表達他們內心深處的感情。這個貫穿着他整個創作的基調，是同他自己的印地安血統，同他生活中的經歷和感受分不開的。秘魯當代學者和文藝評論家馬利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5—1930）曾經說過，瓦葉霍在秘魯開了一代詩風，秘魯土著民族的感情，是有了他才開始在文學上得到表達的。他的詩集有《黑色的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 1918年）、《特里爾塞》（*Trilce*, 1922年）、《西班牙，我飲不下這一杯苦酒》（*España, aparta de mí este cáliz*, 1937年）和在他死後出版的《人類的詩》（*Poemas humanos*, 1939年）。他的散文作品除了《錫礦》之

外,还有中篇小说《野蛮的故事》(Fable salvaje, 1923 年)和短篇小说集《音阶》(Escalas melografiadas, 1922 年)。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他站在被压迫人民方面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立场。

这个译本,是根据利马“新秘鲁出版社”(Editora Peru Nuevo)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书翻译的。

译 者

美国企业“矿业公司”终于取得了庫斯科州吉維尔卡地方的鎢矿，設在紐約的經理处命令立即进行采矿的工作。

一大群的工人和职员，从科尔卡和各轉口地点，出发到矿上去。这一大群人之后，一批接着一批，都是签了契約移居到矿区去干矿上活儿的人。矿区的附近和四邻各区，甚至周圍百来公里的地方，都找不到需要的劳动力，于是“矿业公司”只得从遙远的乡村和市鎮弄来一大批印第安人，到矿上做工。

科尔卡是矿区所在的那一省省城。从来沒見過的大量金錢，开始在那儿飞速地流轉。商业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規模。在堆棧里和市場里，在街头巷尾和廣場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談生意和作銀錢交易。大批城乡的房地产在变换着主人。公证人的办公室和法院，經常都十分忙碌。省城里的生活过去是那么宁靜，而今却被“矿业公司”的美金刺激得異常活跃。

所有的人都显出匆匆忙忙的神气。甚至人們走路的

步子，从前是慢吞吞懒洋洋的，现在也变得很急促了。人们穿着卡其布的衣服和馬褲，裹着綁腿，从这里经过，談着美金、票據、支票、印花、酬金、銷帳、工具、吨数等等，連談話的声調也不一样了。城郊的姑娘們出来瞧着他們经过，远方的奇妙的矿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誘惑着她們；她們想望着那里的矿山，不禁愉快地渾身輕輕顫抖起来。她們微笑着，紅着臉兒問：

“您要到吉維爾卡去嗎？”

“是啊。明天一早就走。”

“誰能和這些去的人比！他們會在礦上發大財哩！”

牧歌和愛情就这样地來臨，然後會飛向遠方，在神奇的礦脈的夜空下營巢棲息。

公司的經理、主任和高級職員，同先行的頭一批礦工和雜工一起向吉維爾卡進發。在這些人中間，首要的有：“礦業公司”的經理塔伊克先生，副經理威斯先生，公司的出納哈維爾·馬丘卡，秘魯籍工程師巴耳多梅羅·魯維奧，擁有開設商店的特權和給“礦業公司”承包招工的商人何塞·馬里諾，礦區的警官巴爾塔薩里，和幫助魯維奧工作的土地測量員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魯維奧帶着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馬里諾除了一個十來歲的侄兒以外，沒有帶另外的家屬。他時常揍他的這個侄兒。其他的人都沒有帶家屬。

他們所要安頓的地方，是在安第斯山的荒無人煙的

东麓，面对着丛林地区。他們在那儿所找到的唯一的有人烟的迹象，就只是土著印第安族居民索拉斯人的一間小茅屋。他們要利用印第安人来作这个孤寂而又陌生的地区的向导，而按照当地的地势来看，小茅屋的所在地又应该作为公司的活动的中心。由于这些情况，矿区的居民点就确定要在索拉斯人的这间茅屋周围建立起来。

为了能够在这个高山地区定居，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开矿的活动，首先需要不怕艰险地进行一番巨大的努力。那儿几乎没有一条可供駱馬通行的崎嶇的山路，能同有居民的村鎮联系。开初的时候，交通綫的缺乏，几乎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困难。好几次由于缺乏工具而使工作停顿，而矿工們的饥饿，以及他們因为驟然改变环境，对当地寒冷的恶劣天气不能适应，也曾經不止一次地使得工作不能进行。

矿工們从索拉斯人那儿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支援，他們发现索拉斯人純朴地愉快地順从他們。索拉斯人在那儿所起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要是沒有索拉斯人的及时援助，公司恐怕早就垮台不止一次了。当矿上的口粮告罄，而又沒有粮食从科尔卡运来的时候，索拉斯人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谷物、牛羊、器物拿出来，尽力帮助他們，而且总是分文不取。他們滿足于同矿工們一起在和諧的无私的友好气氛中生活。他們以某种孩子般的好奇心，瞧着矿工們日日夜夜有条不紊地忙着摆弄那些古怪神秘的机

器。至于“矿业公司”，它在开初的时候也不需要索拉斯人插手干矿上的活儿，因为它从科尔卡和沿途各地弄来了一大批雇工，劳动力已经足够。不到矿上需要更多的人手的时候，“矿业公司”也就让索拉斯人安稳度日。谁知道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用得着这些索拉斯人呢。在目前，索拉斯人还没有牵涉到采矿的工作中来。

“你为什么老是干这个呢？”有一个索拉斯人问一个给起重机加油的工人。

“为了把石块起上来嘛。”

“把石块起上来干嘛呢？”

“为了把矿脉剥露出来，好采矿嘛。”

“采了矿又干嘛呢？”

“你不想有钱吗？看你这个傻头傻脑的印第安人！”

索拉斯人看到那个工人在微笑，自己也无缘无故机械地笑了起来。他想弄清楚加油的活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继续整天瞧他干活，以后又来瞧了好几天。有一天，索拉斯人又问那个额角上流着汗水的工人说：

“你有了钱吗？钱是什么东西呢？”

工人把他外衣的口袋摇得叮叮地发响，温和地回答说：

“这就是钱。你听！这就是钱，你听到了吗？……”

工人说着，拿出几个镍币来给他瞧。索拉斯人瞧着镍币，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般地反问说：

“你拿錢干嗎呢？”

“买你喜欢的东西嘛。你的脑子真不开窍，老弟！”

工人又笑了起来。索拉斯人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地走开了。

另一次，另一个索拉斯人像着了魔一样凝神地看着一个工人用铁锤在铁砧上打铁，喜滋滋地笑得合不攏嘴。鍛工問他說：

“你笑什么呢，老弟？你想跟我一道干活嗎？”

“唔，我想干干。”

“不，你不会干，老弟。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可是索拉斯人一定要干打铁的活。最后鍛工們答应了他，他在那儿一連干了四天，給鍛工們帮了很大的忙。到第五天的中午，这个索拉斯人突然把铁鎚抛在一边，开步就走。

“喂，”鍛工們叫他。“你干嗎走？干下去吧。”

“不干了，”索拉斯人說。“我已經不爱干了。”

“你干了活，会給你工錢的。来，来，干下去吧。”

“不，我可不爱干了。”

过了几天，有人看到这个索拉斯人在用葫芦瓢給一个在木盆內洗麦子的姑娘添水。后来，他又表示乐意在矿坑里拉吊車。到以后开始从矿坑口运矿石到选矿場去的时候，这个索拉斯人又在抬装矿石的抬箱了。有一天，承包招工的商人馬里諾对他說：

“我看到你也在干活。很好，印第安人，很好。你要我貼补些錢給你嗎？你要多少？”

索拉斯人不懂“貼补”和“你要多少”这一类的話。他只是需要活动，需要干活，需要娱乐自己，此外就沒有別的了。索拉斯人是不能够无所事事地閑着的。他們兴致勃勃，精力飽滿，精神愉快；他們筋力强健的身体来回奔忙。他們放牧牲畜，播种谷物，培育树木，猎取野生的駱馬。他們攀登悬岩峭壁，不停地也可以說是毫不自私地活动和操劳。他們完全沒有实利的观念。他們既不計算也不操心自己的活动的經濟效果。生活对于他們似乎是一桩豪迈和爽快的游戏。他們对于別人的信賴，有时候甚至会引起人們的怜悯。他們不懂得买卖和生意經，有时候会发生这种很有趣的情景：

“給你这块腌肉，把你的駱馬卖給我。”

索拉斯人既不知道要价也不知道要多少价，就把牲口交出。有时候，人家給他們一两个錢就換去了一匹駱馬。他們拿到的錢，后来也就給了他們碰着的随便什么人或是向他們要的人。

* * *

矿区的居民点一建立，职工們就設法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些物品，除了从外地运来的以外，当地也可以供給一部分，例如干活用的牲口，食肉用的駱馬，以及谷物等等，只要以孜孜不倦的劳动来开发土地，砍伐树木，

把未經开垦的处女地翻耕成为肥沃的田野就行。

第一个在土地上打主意的，是商店老板和給吉維爾卡承包招工的何塞·馬里諾。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想拿生产的牲口和谷物来謀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工程师魯維奧和測量員貝尼特斯合組了一家秘密公司。馬里諾自己担任公司的經理，因为他坐鎮在商店里，做起这种生意来有特殊的方便和有利的条件。此外，馬里諾在經濟上打的算盘也特別精明。这个肥胖而矮小的商人，秉性貪婪而狡詐。他就像狐狸对付鸡一样，在做生意的时候知道怎样叫人家落进他的罗网。而巴耳多梅罗·魯維奧正相反，尽管身材高大，肩耸背駝，看起来怪像一只窺伺着羔羊的兀鷹，其实却是个馴順懦弱的人。至于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更只不过是利馬工业学校的一个畏畏葸葸的毕业生，既胆小又虛伪，在做买卖方面完全沒有用处，甚至有些碍手碍脚。

何塞·馬里諾一开始就看上了索拉斯人的已經播种好的土地，并且打定主意要把这些土地占为己有。尽管馬丘卡、巴尔塔薩里和其他的人也开始在掠夺索拉斯人的产业，商人馬里諾还是跟他們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在竞争中往往获得胜利。他有两件得力的武器，一件是他的商店，另一件是他的特別的厚顏无耻。

索拉斯人被他的商店里的东西迷住了。这些五顏六色的絨布，画着花紋图案的瓶子，彩色繽紛的盒子，火柴，糖

果，发亮的提桶，透明的玻璃杯等等貨品，对他們的璞玉未琢的心灵說来都是希罕之物。索拉斯人就像飞蛾看到了火光一样，被吸引到商店里来。于是精明刻毒的何塞·馬里諾就动手干起来。

有一天，他趁索拉斯人对他商店里的东西看得着迷的机会，对他們之中的一个說：

“把你茅屋旁边的那块田地卖給我。”

“你說什么，大爷？”

“我說：你把你那块酢浆草地給我，我就把店里你心爱的东西給你。”

“好吧，大爷。”

这笔买卖，或者更恰当地說，这笔交换就此作成。何塞·馬里諾給了索拉斯人一个藍底紅花的长頸小玻璃瓶，作为偿付酢浆草地的地价。

“小心別把它打碎了！”馬里諾像父亲那样地对他說。

然后他就装腔作势慎重其事地教給那个索拉斯人，要怎样拿这个玻璃瓶才不会打碎。这个印第安人由另外两个索拉斯人圍护着，像捧圣龜那样捧着那个瓶子，一步一步慢慢地把它捧回家去。他們花了两个半钟头，才走完这段一公里长的路。他們家里的人走出来看他們，喜笑颜开，快乐得要命。

索拉斯人并不关心拿这只玻璃瓶来換他的酢浆草地的交易是不是公平。事实上，他只知道馬里諾要他的田